夷氛聞記

夷氛聞記卷四

九月

命宗室大學士奕經爲揚威將軍侍郎文蔚副都統

特依順爲叅贊收城剿賊廣東巡撫怡良以

欽差大臣馳赴福建河南巡撫牛鑑擢督兩江琦善

已議罪下詔獄出之使効力軍前舉人臧紆青者宿

遷人有智畧爲奕經所知至是招商軍事首勸先奏

召則徐於工次令其來浙勦辦而止琦善斬余步雲

福建軍官並如江浙例歸將軍節制皆目前切要事也奕經故謙謹終以爲迹涉自專不敢用其說但奏止琦善隨

命荷戈出塞（夷事敗歲終即以四品侍衛代爲葉爾羌幫辦大臣後仍領封疆節鉞）紆青又建議浙兵屢受挫敗士氣不揚宜別調川陝豫三省兵六千爲新軍遣員募選魯汴江淮勇士萬人加以沿海漁蛋與近場鹽梟並及江湖土盜二萬分其名爲南北勇以南勇備耳目而北勇壯其膽氣使

分伏定鎮甯波三城不區水陸不合大隊不尅期日
水乘風潮陸匿叢莽或伺伏道路見夷卽殺遇船卽
燒重懸賞格隨報隨給人自爲戰戰不擇地務令往
舟登岸諸夷出入步步疑忌驚惶所在皆風聲鶴唳
俟其魂飛氣餒然後賊以大軍伏舟港口內外交僨
而盡殲之又以三城多逼賊奸細請令浙之官京師
者各保舉其鄉紳士耆民按人密授方畧使各率士
勇分伏頂爲內應奕經皆如議奏陳得

旨諭奕經先前駐蘇州城兵勇如未大集毋遽赴浙
杭致使夷知有備十月抵蘇隨員楊熙聯芳阿彥達
侍衛容照並少年得志蘇城故金粉㶶花地歌衫舞
扇最足動人豪興所攜僕隸未諳師中犯律受供嬲
率如平時不及加意裁抑一時人多費重訛言聚起
奕經頗有所聞慮遂影響傳播遽促移營嘉興以二
十二年正月初吉赴杭州留特依順駐守文蔚出渡
曹江十六日奕經前駐紹興兩人者先於臘之望夜

同夢夷黨悉棄陸登舟聯帆出海甯波三城已絕夷
跡迫偵探果有運械歸船之事以爲佳兆明著連城
恢復在指顧間殄是定議剋期進剿頒計兵至民舍
必遭焚刼戒諸軍入城毋載火器但聽城內首奸爲
應縛其酋挾以執款自意策及萬全矣浙地冬雪較
往歲深且數尺入春又連旬霪雨小舟引火物既濕
蒸不可用官軍以三城偏洋地廣布置未周請緩至
二月中旬而後進奕經意銳甚僅許展至二十八日

下令統兵者遇夷則排陣對壘紆青初議所謂遇便散攻入自爲戰之法已變而不用二十二日黑夷持書至三江口約戰大意謂如不敢戰則還我烟價因內地百姓尙知就我交易故未卽長驅至耳今必以定鎭厦門爲市地如香港方肯罷兵語狂悖如前將軍還其書調提督陳偕平挈壽春兵六百守三江總兵李錞挈六百守歷海越二日進駐會稽車關鎭又進駐餘姚原千總張天台𨽻首盜能飛簷走壁者六

七十人偕藏藥衣枕之丁壯先期陸續混入甯城出入者被獲二十餘人雖釘之然仍不甚搜查購夷奸郭大耳安得撥羅濮丹等重賞有差夷聞官軍勢盛甯波一路悉令夷目拾城還舟留大礮城上守以夷兵數百候拒我兵之至西門者鎮海一路則驅夷兵盡劉招寶山便俯擊我兵之入城者師期既預洩故夷得及早爲備爽經營沵紹興之東關者三千人文蔚屯慈谿二十里之長溪嶺者四千五百人分其半以屬副將朱桂參將劉

天保屯西門外之大寶山使揚圖鎭海提督段永福既爲粵翼長潰失天字馬頭至是在浙率四千五百人半伏甯波城外半屯大隱山備攻甯城爲第一隊壯勇則泗州知州張應雲領第二隊城紳杜寶辰領三隊其鎭海甯波居中地曰駱駝橋者亦令副將謝天貴率兵千餘駐焉步雲亦率三千人駐奉化時鄉勇析分水陸在陸者令其沈船梅墟隔絕甯鎭兩地夷船來往俾不獲自爲連絡應雲實統之別令楊熙

率勇伏於上虞爲之應在水者則專駐乍浦雇漁舟潛渡岱山圖定海且俟夷船敗出窮諸海而攻焉海州知州王用賓實統之處州總兵鄭國鴻旣殉定海之難矣其子鼎臣志切復仇投軍自効帶定海水勇多挈火具伺攻夷船布置粗定陸路兵皆按期乘夜冒雨而進抵甯城已晡齊永福出所屯五百攻西門千總陳兆平勇目薛舉各率兵勇以從城內伏者起斃守門夷賊釘塞城上礮孔奪門啟而俟之二十九

日午西城內夷使漢奸冠五品頂加翎迎我兵大呼謂夷先走東門出宜亟追勿失我兵莫能別又察在城夷少相率以入應雲寶辰所伏勇偵知夷奸目郭大耳匿府署樓轉夷礮向樓擊放火燒署夷驚呼巷戰多死繞北門出我兵後夾戰山西勇六七百擊碎南門外輪船即入南城適遇地雷轟發遽退出永福亦中火箭我兵死傷過半他夷踞街樓登屋夾街擲火如雨牆高巷狹我兵仰攻復不利無所施力且戰

且却舉力護永福退至城外後隊適至知我兵敗不敢捏城以拒夷追至大西與永福竟趨東關不復退保原駐之大隱步雲中道聞敗信終夜吁喘疾奔而甯波城遂不可復矣鎭海城雖有內伏苦人數無多至朔亦已開門待自顧勢弱不能縛賊天保與桂初約先後發天保自大寶山率河南勁勇五百先至侬軍令未滿火器之攻具亟令出城遲取鎗礮往返需時敢至則天正黎明招寶山夷礮已齊發俯擊我兵

猶猝竄出城外桂統兵後起半道風雨迷失不得如約至而鎮海城遂不可復矣兩城雖敗軍士尚傷亡無幾桂仍率陝甘兵千二百還屯大寶山右天保收竄出之河南勇五百還屯大寶左應雲亦率原領兵勇還守慈谿旣而文蔚調應雲詣奕經管商軍事慈谿守勇無主一時潰散夷以三十日闖進去甯三十里之故墟我兵擊破其三板船三獲白夷三二月初二日夷輪船三至慈谿之城山渡燬我火舟十餘械

舟三初四日輪船至姚江焚我火舟數十慈谿城外
獲白夷夷衆蜂湧來奪三江守兵見者皆逃夷兵數
千復自慈谿登陸越十餘里攻大寶山仍自撤其來
船止中途返者噪令奮力前意在必勝桂督扛礮兵
四百與戰自辰迄未我兵匿崖石樹林自薇斃夷兵
四百餘夷目巴麥尊亦被殺我兵無傷者夷既深入
船先撤欲返不可辦而怯且甚矣此時倘得一生力
軍夾擊可覆滅其全隊而謝天貴兵不至應雲慈谿

之勇又潰不復集天保兵火器失於鎮海之戰者多
徒守天寶山左不敢張空拳下山尾賊後文蔚所駐
之長溪嶺故與大寶山距近十餘里桂請增兵數百
爲援不許及暮僅發兵二百而夷已分四百越旁港
出我兵後桂至是前後受敵父子同死難天保兵亦
同時驚散其乍浦所募漁舟已渡岱山者萬餘人分
伏港汊亦用容照議悉散之驟爲夷用文蔚孤軍屯
嶺上隨員僉謂險無足恃防夷夜攻力勸棄軍而去

冠海記容照聯芳等請文蔚棄軍宵遁沿途賞輿夫
賞舟子惟恐夷追及棄輜重器械山積反奏營被漢
奸宵燬其實次日薄暮夷尚未至嶺也又天保軍僅
傷七人而奏言全軍覆没脱回七人大寶山之死以
百爲千語
不知何據於是長溪嶺之兵亦潰軍資盡矣三城地
殘破已久夷意無所留戀而上虞慈溪以上又勢難
哭入江口咫尺一帆可達議者每虞其北擾其時軍
聲不振夷志益驕有請移營上虞選新到未受驚挫
之兵出與決戰誘之深入重地一戰不勝則增兵再
戰務綴其後爲之牽制使無暇改圖而北庶幾可奪

其驕矜之氣杜其貪索之謀因遂乘便乃可徐與議款若但畏避不出適以堅其出海入江之本意而已當時大帥不用其策而誤聽軍報以慈溪夷兵登岸竟至萬有七千奏不知夷自倡亂以來從未聞有此兵數其國先後來船七十餘嘆咭唎實分廈門之二十餘船再擾舟山合兵船商艘計之所雇漢奸並雜其內矣當時訛言失實徒張敵勢喪師辱國之舉良由前途探者虛詞塞責有以致之也先是嘆咭唎分

其厦門三桅船三同至臺灣窺伺其二阻風停泊未至惟呵𠯈萬等一船先抵臺洋入雞籠口為我兵擊破二十一年八月十六日事其一船繼至怒求贖夷俘不遂突撲二沙臺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日事臺郡守禦愈益嚴密達洪阿姚瑩以籌議方畧要端有五會奏一塞港二禦礮三破其烏艙四守城五稽察奸民二十二年二月奏云一日塞港近時塞港之法各省皆有講求當各因地勢而用臺郡近城惟國賽港與三鯤身之新港最為寬深新港現用大竹簍及木桶載石填塞國賽港則以不堪用之哨船數隻並製大木籠千餘個載石堆貯水中攔其大小船隻港

內岸上均設兵勇守之至四草與安平大港對峙安平爲重兵所在而以偏師扼守四草港內復製大木排四座上架大礮攔截港門更製二丈長大木鑽數百枝上安大鍊鑽帶鉤貫以藤條橫浮水上以星其船此塞港與守港之法也二日禦礮沿岸建設石壁長外以竹簍貯土堆作礮堆或用大竹簍夾築土牆長數十丈及百餘丈不等其下更挖深溝或埋釘桶竹簽或布鐵蒺藜臣達洪阿近更製地雷數十處埋伏以待三日破其鳥鎗水中用竹筏上張木架懸掛牛皮棉被使水勇乘之以進岸上則於藤牌之外新添翻被架五十名爲一排後藏小銅礮抬礮抬鎗可以破其鳥鎗火箭火鏢又練翻被手其法用五十人爲隊手執水濕綿被張其兩角兼執兩刃排列而前長矛鳥鎗隨進較藤牌更爲得力四日守城臺灣郡城逼近海邊安平即係西城三郊商賈雲集之所向有礮臺三座近更加築堅厚復圍建木柵七百餘丈守

以義勇城內八坊八十二境諭令紳士鋪民每段樹柵自選壯丁稽查嚴守現在送册亦五千餘人此辦防郡城內外之大概情形也五日稽察奸民夷雖猖獗皆由所在奸民勾引廣東廈門甯波本洋商所豢通市已久無賴之徒素食夷利故爲之用臺灣向無洋商夷船不到似無此患而民情不靖則其患更深昨獲鳳山逆匪張從竟以廣西逃軍在廣東與通夷奸民勾結回臺糾人爲夷接應幸逆黨首從伏誅該逆爲臺灣縣知縣閻炘所獲並究出夷用漢奸劉相蘇旺爲之主謀本年夷酋嘆咭唓復自定海遣夷目顛林偕漢奸黃舟等以重貲來臺窺探欲行勾結又即破獲而南北兩路匪徒上年復痛加殲剿惟是逆夷既屢次失利懷恨轉深果否遂能戢其邪謀尚在未定臣等益當督飭文武隨時嚴密稽查以防意外之虞且夷囚現在郡監一百六十八名解省既有不可久禁亦非善計經奏請 訓示設未奉到

硃批同而大幫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內患是為要着以防大幫夷船猝至請別籌經費五十萬得旨褒俞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三桅夷船三在五汊港外洋向北而駛時方以御史福珠隆請查訊臺獲罪夷錄咱莉嗹等供詞奏覆盡得其窺伺臺灣情事請決禁者於臺福御史原奏解省訊辦而達鎮姚道並以現乏官兵配船解送恐洋面夷船截獲請照原議即行在臺正法原屬實在情形然未解省訊夷日後得以生端矣二月三十日三桅夷船一帶三板船四在淡彰交界之大安

港洋面挾粤奸黄卅等七人持奸目劉相蘇旺書至
將招臺內逃匪張從等勾結爲夷內應覓機便入口
同知曹謹魏瀛通判范學恒知縣黄開基副將關桂
游擊安定邦率兵堵禦别在港口迤北土地公港設
伏夷船畏軍容整肅遽退巡檢高春如謝得琛預雇
漁舟駛近夷船使粤人周梓等以土音與卅問答舟
許以重利令其指引海口梓即誘從土地公港進旋
爲暗礁所擱擱船傾側入水夷衆正擾攘間伏勇齊

起搖盪水勢夷船不能開駛官兵發礮奮攻又急切
不能裝礮回拒船立破夷衆墮水淹死無數有跳三
板竄者復有數十夷持短械跳上漁舟欲奪以逃者
兵勇合力圍擊殺紅白夷數十生擒十九黑夷三十
粵奸五所獲鳥鎗腰刀皆鎮海甯波營械
上得去冬奕山在粵奏逆夷曾聲言馳駛回國添派
兵船於明春大至臺灣
諭詢洪阿瑩計大隊夷船萬一果復至如何定謀決

策操必勝算並令查訊夷俘五汊港北去二船究駛何地此次擾臺船從何來取供後與上年獲禁百三十餘夷提同從逆奸民均即正法其夷目仍暫留禁錮勿殺　按夷用鳥鎗不拘雙單皆以機蘩火日自來火與內地用火繩不同鎗口旁有尖小刀長出內營所無今獲鎗七杆有浙江營鐫號據顛林供望遐來船十九隻顛林在其內帶大三板二小三板一管稅官馬哩監發銀十二萬置備烟土及呢羽到廣來匪現獲之奸民黃舟鄭二轉邀陳威張廣張有並跳水在逃之唐高陳二在船上年十二月噗咄喳聞本國兵船在雞籠被兵擊破隨叫顛林兵船多隻與黃舟來探相機行事劉相蘇旺寫信交黃舟帶與臺灣張從嘤同賴媽來陳惡在地勾結爲應游奕數

日不見張從等揆應不料搁淺被獲銀物落水據此則顏林等以商船載兵隨嘹啰喳至浙打仗故船有營艙又訊供張從鳳山人十八年從逆配廣西賴媽來嘉義人十二年從逆配貴州陳惡鳳山盜犯配新羅逃回聽從劉相蘇旺同臺料人內應黃舟鄭二俱香山人在望邁與夷熟識投爲漢奸蘇旺劉相陳戚俱番禺人張廣順德人張有南海人凡投夷漢奸俱奸目蘇旺劉相薦引寄張從原信縫領褂夾層被獲遺失

三月滬尾中港五汊港番仔埠諸洋有夷船一自北而南復自南轉駛草鳥船十數或尾其後或爲引導滬尾漁舟有被牽去放還者夷詢以滬尾水門深淺甚詳瑯嶠生番山後大秀房洋面亦泊夷船六其

一游奕打鼓港洋面草鳥數船亦隨之見兵卽向西南而駛黑水外洋亦望見夷船十別有草鳥匪船駛至四草湖口官兵擊沉其二餘卽駛遁其夷船亦先後由南向北去三月十八至二十五六日事二十二日夷船一帶草鳥數船在樹苓湖口外窺伺兵勇又擊破其近岸者二夷船在洋面開礮應之礮子皆落水旋去越日草鳥船八復至擊沉其三溺斃多賊獲夷皮盔一內營鳥鎗一鐫年字二十七號為廈門水師所失土賊林山等各備草鳥

船俟夷幫齊至糾結其黨以應別有賊黃勸等亦出草烏十餘巳與夷約爲嚮導先留夷匿於其船爲事成相謝之驗皆爲縣營獲而夏秋間乘郡戒嚴肆掠洋面之盜賊亦分起弋獲計夷船先後凡犯臺者五而擊走者二潛遁者一破舟斬馘者二卒不復誰何益知其守備之嚴無懈可窺䂓至受撫不敢再圖入擾臺地矣八月初五日國賽港外洋三桅夷船一自西南來泊馬沙溝由西北去初九日在鳳山打鼓洋過四鯤身四草湖向外洋去望見師船卽竪白旗不敢近岸皆畏避之據奕經文蔚

既以二月還駐杭州戰火諸船盡撤獨帥臣以父仇
未報不肯聽令仍聯火舟圍燒夷船（語詳後）隨員皆請
治以軍法奕經念帥臣意出忠孝不爲已甚諾而不
行臧紓青憤已計不用而諸將又非可恃也暴怒傷
肝眇其左目將歸醫入辭奕經甚力奕經終以左右
無運籌決勝之人一時智士無出紓青右者堅不使
去紓青既留請復行伏勇散戰法議數日乃定是月
十六日再渡江分檄諸路之帶兵勇者副將託金太

游擊高峻勇目王建功等各以計密授其衆俾得隨
宜自効於是兵勇仍伺夷出入驟起刺之隨處驚擾
凡殺黑夷三百餘擒夷目四白夷五十餘縛而獻於
甯波自是夷每見兵勇至莫敢迎拒紛逃歸舟又
獲漢奸之爲夷主謀者二餘奸聞之盡解散鼎臣以
三月朔聯火舟數十圍夷巨船於岑港攻而焚之又
分所部攻其三巨船於別港亦焚之盡小夷船來助
救者十餘或焚或沉無片板存者先後焚溺夷兵五

六百副將鄭宗凱守備徐槓寶等亦乘風雨大作密
出火舟七十餘駛近夷船擲藥罈燬其船首我船連
排繼進火焰飛騰四面攻搶賊殺夷船多被焚燒溺
死者又三百餘同時建功等在定海口頭門搶擊擲
罐焚奪其船殺夷目丁時儀之弟初八日事鎮海令葉堃
亦率勇火攻夷船於縣屬海口時巡撫劉韻珂意在
羈縻奏請仍命伊里布至浙主款勿殺零夷違者罪
之會奕經以海港焚攻夷船奏

賞復雙眼翎文蔚亦復一品頂戴有以鼎臣等虛報
邀功言於韻珂方奏請驗實鼎臣具四大艦盡載所
獲夷級衣械及擊碎船板送核且有不實甘當軍法
語事乃白終受奬

上命宗室尚書耆英署杭州將軍爲
欽差大臣與叅贊齊愼赴浙兵勇自奉不許殺夷之
令所裁水勇復受夷雇轉爲鄉導夷日造小舟如內
地蛋船式求渡淺水遂以船出海而入江擾及松江

天一閣者范氏藏書樓世守至今宋以來圖籍咸具夷至取所藏一統志而別購內地之黃河長江兩圖畧識地里與江河梗槪先是上年甯波失守夷卽歸報其國女王令再往天津求得埠地通商卽止至是月之初旬夷之留甯波者得國信有行意紳官皆未之知也隨索其地犒軍銀百二十萬員退出甯城會各路兵勇大加焚剿夷亦倉皇失措果以二十六日登舟越日奕經乘諸路勝夷氣壯以大兵來收復而

夷適走其在鎮海者亦以四月初一日下舟北去留夷兵千餘分四舟仍據守定海及錢塘江口龜豬二山而不敢窺杭者知近年灘潮淤淺防擱阻如福州也初九日突犯乍浦副都統駐防其地夷先整陣船上排列而進隨進隨開礟都統長喜率旗兵出拒夷遂以小舟分路登岸直攻東門陝甘客兵以扛礟擊之傷夷兵甚多遂轉至南門力攻踰城入盡焚滿州旗營長喜見營中火起知事勢已失不復能抵禦投

水盡節彼救出旋復投入死焉乍浦兵力未嘗單弱
又先集有福建水勇爲備旗兵率橫暴平素蔑視土
人臨時每指摘以爲漢奸卽水勇新至亦不堪其辱
已人人切齒積憤甚深戰正酣驟舉火爲內應拒賊
僅數時遽潰失陷兩年中所備軍資一時喪盡標兵
有未及交綏見而奔潰者副將哈拉吉那被戕傷重
同知韋逢甲亦帶勇西行防堵受傷被擄不屈死惟
兵備道宋國經退走嘉興會城聞而戒嚴夷駛輪船

游奕尖山口外嘉興府平湖海鹽二縣水道相通小
舟可入民心驚惶失措勢屬危急擬咨甘兵一千分
往防守並俟河南廣西兵到境截留同出守衛
上聞諭酌留將軍參贊中一人駐曹娥江餘統將備
弁兵速爲應援十八日乍浦夷臨岸列隊城中夷亦
絡繹出相與鼓吹登舟越日二十餘船悉泊小軍山
旋開行而東小軍山界交江浙去乍浦近益擾入長
江之志已定於此矣

上以乍浦兵潰被破不過頃刻追咎潰散之由實余
步雲有以倡之屢走屢失城池未議重譴遂使人人
各懷儌倖相率效尤嚴旨拏解治罪並查懲其首先
嚴旨拏解治罪伊里布請乍浦夷舟賠商受欵退兵
事無如夷當逖勝而驕又窺見我軍怯狀所要求多
不可行議不成而返顛珂意夷重得前俘還之仇當
云解從此可與銷兵矣隨奏出所獲白黑夷於獄載
乍浦以歸之夷至而夷船先期啟盡又改道而遣送

諸鎮海俘還船不謝受者亦嘿無一言以復二十年粵南海村民有獲白夷目解官者林公令禁之西洋代請不釋踦相至以夷日益肆虐出所禁夷將以還義律令司獄偕至節署入見但叉手攷履直立不拜問之不言告以送還之由亦不答也留堂側令巡捕官飯之吏不謝而出保強與此同其當夷之離甯波也諜者謂聞國急耗以所屬印度地有警不得不去者蓋邊西有小國日廓爾喀在我後藏之南與披楞部西隅小港英夷據有孟阿臘時外部稱之日第哩巴察以利誘披楞屬焉乾隆中廓夷併有其鄰哲孟雄部緣交易擾及藏境旋畏

天威悔而求貢既又叛服不常五十七年軍帥福康
安海蘭察征之徼哲等諸郡協力助攻廓夷因索援
於孟酋曰果爾那爾者辭以國人市粤
恩厚義難背逆拒不為應更兵襲其南鄙英夷貢表陳及是事
廓夷遂卑詞表求內附披又嘗櫝貽廓王珍寶約親
啟疑而敵以囚中機徼發而囚死由是積與披部有
隙哲部越披即後藏地中一山頤險峻有道僅容羊
行英夷蹙而覓之可由披達藏初廓王溺愛其次妃

子觽正妃恨置毒殺焉觽死狀誅其臣畢興（貴官稱大噶基）有烏大巴興者畢興姪也入披請兵護以還廢王旼立正妃子凡治畢興獄者悉殺之籍及入貢中朝充使之兩噶基使還不敢入亦逃於披爲廓夷所忌潛使人詣我駐藏大臣言闢第哩巴察之莫斯黨（頭目也指義律）與京屬打仗願假我餉得助擊之大臣不知第哩郎謂孟阿臘京屬謂廣東也奏奉查覆得前大臣和泰庵西藏賦註稱西南徼外大國以爲蠻觸

不必問也助餉廓夷之議遂寢及英夷叠犯閩浙廓
知孟地空虛自起兵乘間掩襲大勝之擄獲無算英
夷兵船方遣集中國耀兵待款欲全師還救又徘徊
慮中國訓練嚴防再至機頓失僅分船還至孟以粵
所得貲厚賂廓夷贖還所擄男婦千人就與約和而
消其釁此二十二年事也中國因他市來者畧有所
聞而未詳察其故英夷尤秘不以告人也至是忽駛
雛孺波適會其時粵中好事者遂競傳孟阿臘夷埠

廢佬士番久苦英虐不敢逞今復緣出兵故括其貨舟勒派其子弟為伍洶洶勢不可終日因乘其兵行守虛噪起突攻而盡殲其衆殺顛地之弟某奪復其舊據鴉片稅埠酋馳輪舟倍道趨粵亟召夷兵之泊甯波者踉蹌返救粵憤夷甚作閙謠言紛紛傳述幾於萬口一詞五月二十二日姚石甫觀察瑩詒撼亭督部書云聞夷人孟阿臘地方婁為東印度國所敗擄其將士婦女千餘夷必回兵往救若我亟益持三月夷將為潰惟諸將憂經挫衄之後怵於夷之威詐未知能及此否又八月初八日覆云聞廣東有言英夷國已空虛擧夷不服所為頗多興怨

似有內潰之形乃轉掠商艘以助其勢外益夸張內實急迫水利堅謂
天朝不可墮其術中此言又與職道前月所陳不無脗合我但守口岸不與海上爭鋒內查奸民誅之不事姑息再持數月夷將自潰據此則當時臺灣亦有是言海外傳聞不獨粵人矣
官都中者聞而信焉粵人御史蘇廷魁講經濟最留心時務見機有可乘將有以慰
聖心也即據所聞入告請就此時先修虎門礮臺資以
他日扼禦築城東大沙河堤營龜岡東岸時耆英方

欽差大臣馳及嘉興
上命特依順代杭州將軍促耆英改赴粵確查印度
及夷船回帆虛實令相機攻滅香港重整海防未至
而夷船已大隊犯江左復
命回江堵禦是時虎門礮臺尚阻於夷未得修復香
港新為海盜藪夷駐兵千餘盜目倚為聲勢各設堂
號沿海刼掠商漁滿載則歸泊香港夾山等設法招
徠漢奸為之劃切曉諭動以天良投還者凡三千有

奇盜目之投首爲官用者逾半羣願立功自贖請與
修諸臺而各率其首黨拒夷虎門外糾合香港漢奸
爲內應乘冬月潮縮月晦出夷不備突攻尖沙夷船
使表裏受困一鼓殲旃奕山心動以商於𡎴𡎴事持
小心始終謹慎自惜乏權宜濟變才海事更非所素
習初尚守則徐由內及外次第舉辦之議旣目覩夷
但擾閩浙絕不與粵爲難因循久隱有順時聽天意
懼釁端再啟觸夷怒勢不可收特微言勸止其事山

亦不再言而不知屢奉
嚴旨復虎門攻香港將以牽制閩浙之夷
聖意固大有在而轉以船械未備爲言其遲石塞海
不過一時從權非經久制勝之大計遂鐫職還都六月
革御前大臣左都御史伯燾亦緣廈門夷船未能剿辦革職而
代以怡良矣五月初三日夷船闖入吳淞口奕經聞
北擾之報馳檄令暫事羈縻夷已突攻寶山寶山舊
設礮臺正當大流入港之口高下適中無突出水上

四面受攻患縣城亦去淞江口不遠知縣周恭壽號知兵建議以臺城兩逼汪洋惟口內東溝江灣並號險隘可扼以固守欲棄海口但設伏口內誘夷至擊之總督牛鑑不能用其策而步雲前在招寶山所領見賊即潰之徐州殘旅至是又使總兵王志元領五百以守小沙背素藐紀律日以詐索恐嚇爲事民被騷擾夷未至已鬨然無固志恭壽請撤而易他兵實防民心激變亦不從初八日提督陳化成率游擊張

蕙在南門外海塘與夷戰化成久歷海洋先二年擊閩海夷受傷隨調江松知水師惟怯不可用選閩中親軍教練之兵志頓奮厲防亦嚴密夷在吳淞畏化成不敢驟入潛購漢奸間道伏覓便焚其藥局爲所獲甫綁斬而夷船適進礮懸桅上彈子從空飛下對擊良久我兵運巨礮轟沉其大船一三桅船檣亦被擊折溺死夷兵二百餘夷更厚集火箭隨礮急攻烟燄騰溢較場附近民舍轉盼延爇彈箭所着屋瓦亂

飛同時灰燼將臺亦壞化成易勵將士悉力拒守鑑初聞提自出督戰與化成分守海口夷再入飛礮及山鑑失色知勢不利匆遽旋城方移動而所督諸軍皆尾而潰走夷遂乘勢大進更以小舟繞至小沙背徐州兵望風先逃化成親軍不及百手燃巨礮擊賊臨危猶破一舟志元亦遁化成中礮死諡忠愍恭壽領勇二千力既孤懼賊圍亦與塘兵及東礮臺兵一時並潰寶山陷鑑北走嘉定上海震驚參將繼倫急猝

走松江上海兵備道巫宜禊知縣劉光斗相率以從獨典史楊慶恩投水死水勇無軍令約束則相聚爲盜焚掠難民及夷七八船駛入上海城市已空無炊烟又二日輪舟二挐三板四五至松江壽春總兵尤渤先相度違城八里之港口沉塞壞船須陝甘兵二千以守敎兵伏避夷礮俟礮轟盡然後發以擊之夷連爇礮數千無中者對擊至半日夷力懈自退越日又至相持如昨復力盡退出松江之得免夷難賴此

輪舟沿道量水至泖湖雇漁舟避沙線引入將窺蘇州輪爲草膠滯舍去至二十日遂退離吳淞而駛入大江矣耆英與乍浦都統伊里布求款夷居間者頗難其人知洋商伍敦元夙爲英夷深信思差出與周旋慮其懼事後指摘必將以老難跋涉辭咨粵派員送其子弟赴江未至急不能待常州鎮道請守鵝鼻嘴鑑又以長江沙路屈曲夷船萬不能深入却之江蘇巡撫梁章鉅方引病卸任二月居刊上與運使但

明倫言夷猖獗必犯長江則瓜州一帶口門當預爲計楊州富厫都轉莞度支儘可挹注今大江兩岸口裡滿號漕艘不下千百宜預調至横塞江口鑄鐵索聯爲巨栅艚内伏兵設礮火器從頭艙中穴孔以待再集捆鹽夫丁一二千乎以械船使并力堵禦以廢船爲前茅捆徒爲後勁四十里外得此兩層捍隘夷未必能飛渡明倫深然其説方調畫間而夷巳挾沙船引其輪舟漸次駛進見諸險全未設備而近水可

以設伏之叢溝荻港皆虛無兵礮遂以六月八日直薄瓜州以城空過不入越江路六百餘里逕抵鎮江鎮居江甯下游枕北固山運河繞其右守以重兵實有險可扼時鑑已至江甯副都統海齡率其駐防兵千餘合綠營兵六百守鎮江下令禁富戶出徙犯者殺兵緣是奪行人財物虛傳城中藏有奸細沿戶搜索稍可疑者即受誅戮城內人人惕息又不知預備守具與團練民間丁壯協守參贊齊慎提督劉允孝

以兵至海齡拒不延入但使禦賊城外賊由西北登岸爲我兵所擊夷多兵少相持者二三日夷方攻北門我兵奮力與戰夷已分隊潛繞西南梯陴上守者亟手及之僅傷數夷餘已相繼而登肩挨趾錯不復可止城上兵立潰夷先就旗營縱火城陷海齡自縊殉節其妻與孫並同時死難驍騎校祥雲擲都統印入井隨自投下與其父及妻及二女亦同時死夷入焚掠慘逾他縣鎭江旣破喉吭嗌將如國王後命仍

遵海赴天津再求通商地中於馬理遜言而止馬理遜者夷官也世及稱秩馬理遜幼禾日秩童時隨其父來粵故國商以是名而刱之當嘉慶中入貢使臣即以當年駐粵之大班哃噹嗹者爲之副出粵洋迎貢舟抵津挈其父使司筆札入都粗知中朝地里政事至是言燕京漕運以江甯爲咽喉今但盤踞江面阻絶南北即可要挾所求當無不如志否但揚言將密招漢奸挖衛高家堰堤彼處工險費巨合龍無期

阻於外舟工亦難舉計更無不得請者事出權宜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期有利於英不必跼守國王來文也噗喝喳深然其言隨下令諸船齊進一路聲礮不絕瓜州儀徵所有鹽艄商舟焚燒殆盡二十八日集船八十五直逼江甯城勢益亢暴先既奉有設法招撫許便宜行事之

諭伊里布已遣武舉張振龍家僕張禧等冒險赴夷船以候欵開導夷果停不復攻而責覆欵議殊亟初

六日耆英至自丹徒復遣佐領塔芬布陳志剛等與禧再詰夷船切實論議時民情驚駭失措若岌岌不可終日𠾖𠾖嗟終恃馬理遜熟悉情勢條件皆屬其登覆馬理遜先索三千萬員稍減爲二千一百萬中以六百萬爲補償烟價三百萬爲續還舊商欠千二百萬爲軍費預擬過付期日本年先交六百萬餘分三年帶交侍衛咸齡亦偕往語以烟價曾由粤償還今同一名目何以重索難違

天聽商欠自當清結但貿易利歸洋商宜商欠商還何以官爲賠墊未免公私混淆至此次因爾國稱兵爰有軍費若反取諸中國是中國以錢買亂何以服民因反覆與之辨論夷衆同稱烟非產於英地實爲鄰埠客商貨物繳燒者久已折賠在粵所收六百萬尚未及原價之半必得此乃足所賠又國商市粵年深積欠數鉅商疲且衆懸宕稽延今所索尚不及原欠十之一請行粵關清查可以勒限歸欵是數仍有

着官但先爲保交而已其軍費一項因現已議和來
船均宜賞犒遣散不給所欲則船之退否非吾輩所
能強抑倘有帆航仍留內海遇兵民勢必與戰爭端
再開恐中國將來費更不但此況艫艤所集已阻遏
京口要衝一得當則令及早退出所以裨補於中國
者甚大也斷不便再言夷復求賞給香港爲彼來商
僑居地聽在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四省五地通
商貿易五口外仍不准商船駛往他港違即受治梁芷

艅中丞章鉅致劉次白撫部書云自引疾得請後應郎旋閩因假裝之頃忽聞浙東英夷猖獗大帥奔回杭州錢塘江一帶戒嚴莠民乘機劫及行旅相戒裹足不得已暫至揚州避之詞因揚城警報踵至探知夷䑸已退焦山口復踉蹌挈家於六月初渡江時京口草木皆兵一葉扁舟從鋒鏑中奪路而出甫過丹陽即聞鎮江府城已被夷兵攻破道途梗阻半途遇帶兵大帥齊禮堂叅贊慎北來救援某與叅贊曾爲廿年同寅承其沿途擁護星夜趲馳得以安抵蘇州復連夜乘潮至富陽神魂始定六月杪至衢州探聞江南大吏以千萬金錢與英夷議和許其於江南浙江福建廣東四省設立馬頭互市業經奏准嗚呼此乃城下之盟不得已權宜之計惟我 皇上如天之德深憫東南百姓久遭荼毒勉從疆吏所請使民氣得以小蘇凡薄海合生負氣之倫無不感頌

皇仁而咨嗟太息於臣工措理之失當也七月初至

浦城本擬即日買舟順流歸里忽聞英夷復欲在福州添設一馬頭執事已爲據情奏請不勝駭愕且聞省垣紳戸紛紛各爲搬移之計因此觀望不前繼聞此事已奉　中旨再三駁飭仰見　聖明覆載無私洞鑒於萬里之外俾濱海臣庶均各安耕鑿於堯天舜日之中爲之額手稱慶乃不數日又聞執事以此事頂奏求順夷情則誠某之所不解也試問執事以夷情重乎民情重乎夫前此之准議和乃我皇上之順民情以順夷情此經中之權史傳中屢有之今此之請添馬頭乃執事之拂民之情以順夷情果何說以處此民爲邦本執事於本末之分順逆之理亦曾熟思而審處之乎且此事本末至易明也以省分論福建不能先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以富強論福建不能勝於江南浙江廣東也乃江南浙江廣東每省只准設一馬頭而福建一省獨必添一馬頭以媚之此又何說以處之且江南之上海浙江之甯波福

建之廈門廣東之澳門本爲番船交易之區而福州爲
則　開國以來並無此舉今以亘古未聞之事而
恭奉外夷之故強率吾閩數十萬戶商民必與上海
甯波澳門一律辦理於國計民生政體均所未安此
又何說以處之況中原濱海各省不一而足倘該夷
援福州之例於山東索登州馬頭於直隸索天津馬
頭於遼東索錦州馬頭則槪將惟命是聽乎況外番
如英夷者亦不一而足倘各外番並援英夷之例亦
於濱海各省請分設馬頭則又將惟命是聽乎且福
州省城外距五虎門大海尚有百十里之遙蘇州省
城外距常熟海口不過百里浙江省城外距乍浦海
門亦不過百里廣州省城則外距澳門不過數十里
若皆以海道可通之故各援福州之例並請於各省
會分設馬頭又何詞以拒之且執事亦知該夷所以
必任福州之故乎該夷所必需者中國之茶葉而崇
安所產尤該夷所酔心既得福州則可以漸達崇安

此間早傳該夷有欲買武夷山之說誠非無因若果
福州已設馬頭則延建一帶必至往來無忌某記得
道光乙未年春夏之交該夷曾有兩大船停泊臺江
別駕一小船由洪山橋直上水口時鄭夢白方伯以
乞假卸事回籍在竹崎江中與之相遇令所過塘汛
各兵開礮擊回則彼時已有到崇安相度茶山之意
其垂涎於武夷可知此時該夷氣燄視十年前更甚
得隴望蜀人之常情況犬羊之夷無厭乎此哥果成其
弊將有不可殫述者願執事合在城文武各官及在
籍老成紳士從長計議極力陳奏必可上邀諭
旨下洽輿情使英夷知中國不可以非理妄干自當
帖然聽命甚不願後日以盧龍之責歸咎於當時之
大吏及士大夫也按原奏已云五口通商而齡等
梁中丞歸田瑣記乃云然蓋當時傳聞之誤
答以香港之建造夷屋在未欵前已上事尚可代請

至市地僅止廣州今增其四數實過多不無窒礙其開市貿易如何輸稅亦應預為詳議庶免臨時爭執夷言既有香港寄泊此後船貨來者較前宜倍必得五地分售方可通流不滯稅屬公帑自宜公立章程謹遵中國成例按則徵輸廈門甯波鎮海定海乍浦寶山鎮江各城岸一俟五口通商便即退還不敢再事滋擾將來貿易各關並設領事官經理用資約束而慎輸將從前官設行商侵剋受害此後請聽來商

自投行交易貨至責成領事赴關納稅庶不受洋商挾制期保久遠相安嶺等仍令將市地刪減夷堅執不從最後又請彼國官至與中國官用平行禮及事後將被擄夷人與被誘漢民一體釋放俾反側胥安無復顧慮語畢促諸人亟歸商定諸人終以索費過重瀕別有遲疑意頗形踯躅馬理遜因爲晋所有軍費馬頭皆我國現請之數非即中國已許之數歸自酌裁之可也塔芬布等還報當事僉以所請恐如夷

初意而索項覦前轉奢遷延莫決難以遽覆又使吏往傳語當往返議擬時夷船已易白旗以俟矣而漢奸有慮和議成不利己私者七月初八日夜二鼓夷開漢奸閧播謠言有當事實無和意不過借議款事暫杜急攻已一面飛調壽春兵晝夜馳來決死戰語夷酋信之恐遂中我計忽下令諸船皆易旗約以次早復開仗猖獗更不可名狀當時相顧無策慮及江甯城周五十餘里防守兵力不敷所調江甯浙北徐

州兵率挫敗之餘斷難恃以克敵又望見夷登據城外鍾山俯瞰全城虛實如指掌飛礮轟墮勢必難支事勢至斯不得已咸願爲國受過隨使咸齡偕署布政使黃恩形面見夷酋開誠告以無他勸勿爲流言此中致中道乖違因盡勉狥所請、一切不復再加挑駁夷衆乍開歡呼喜出望外於是鑑伊里布耆英會奏言夷逼金陵情形危迫呼吸即成事端根本一有挫動鄰近如安徽江西湖北皆可揚帆直達所請雖

貪利無厭而意但在求市地通商倘非潛蓄異謀可比與其兵連禍結流毒滋深曷若不惜巨費以全大局所索紋平七折銀一千四百七十萬兩商欠折二百十萬兩行令粵商按數歸還本年先交四百二十萬就將揚州商人現給之五十萬員扣抵外令江蘇捐備百萬再擬於浙江江蘇安徽三省庫存及關征粵庫通融借撥其餘三年帶交歲不及三百萬彼國貨稅既新加饒裕可以作抵較用兵費實不及三之

一癸卯六月給三百萬於洋商欠項追交十二月三百萬於各海關稅撥給不敷仍於粵關庫借交甲辰乙巳丙午年屆期通計各口新稅籌辦

至廈門夷雖退尚未收復香港古浪澳定海招寶山則仍據守未退與其久被佔據不若歸我土地既願遵輸稅課即屬悔過向風此後彼囚自護馬頭我即借以捍蔽海疆似為國家之利所請與官講平禮虛文本可通融事定後亦應釋俘囚以堅和好寬脅從以安反側附單詳載條款以聞

上念東南數百萬民命慘遭塗炭強爲遏抑
加恩勉如所請而
諭令反覆詳議永銷後患者英等同詰夷舟與立和
約十有三條善後事宜八款鈐以關防海關丁書巡
役陋規亦悉予禁革奏云臣等查該夷請求各款雖
已定有和約十三條惟一切善後事宜尚須明晰妥議立定章程畫一辦理方可期
一勞永逸永杜衅端其奏旨指出各款尤須宜
示該夷俾知遵照誠如聖諭不厭詳細萬不可
將就目前草率了事當即派四等侍衛咸齡署江甯
布政使江蘇按察使黃恩彤浙江甯紹臺道鹿澤長
候補同知舒恭壽連日接見該夷酋反覆詳議該夷

嗎哩遜羅咘咀嘛吔咧均通曉漢文兼習漢語不須通事傳話反致隔閡該侍衛等與之口講指畫推誠開導酌定善後章程彙分八條稟經臣等備文明晰照會該夷酋噗咭喳亦即照覆均無異說謹將各條另繕清單恭呈御覽至此次奉旨指出各款如該夷赴各口貿易一節聽其自便但日久難保民人無拖欠之弊祇准自行清理地方官概不與聞一節查前議商欠三百萬員即在二千一百萬員總數之內此外欠項均不能官為補交業經與該夷議定並奏明在案後於善後條款內載明此後該夷自投之行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欠債只可官為着追不能官為償還等語現據該夷覆稱嗣後利害均由自取萬不再求官為追還其欠業已貼服又如此次已經和好兩國民人視同一體斷不致概行誅戮倘該民人別經犯法我國自當照例辦理與該國無涉一節查該夷原議此款係專指犯順以來被誘

被教之民人而言臣等切以此等莠民即屬漢奸與夷匪相爲表裏夷匪既散漢奸亦不能復聚惟人數衆多究係國家赤子細以峻法則相率爲盜者以寬典則反正來歸自當蠲除既往予以自新是以臣等奏懇天恩准予釋免以安反側至通商以後華民歸中國官管束英國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有非逃至英倫者英夷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內地者中國官即行交還均經臣等明定善後章程該夷亦切實照覆是該夷民人等別經犯法自當仍由該管官照例懲辦該夷斷不致多端阻撓至各國稅銀該夷情願按照則例如數輸將惟稱粵海關丁書稅役內藉陋規求爲查明禁革其中國商人按例交納關稅非該夷所得越阻該夷於本年六月五日以後止有揚州商人致送曹平銀三十五萬五千兩折洋銀五十萬員現已議明扣除此外並未收過銀兩再舟山古浪嶼暫住兵船應俟各口開關即行退出不准

久為佔據一節前此該夷酋必欲俟銀兩分年交清
方始退還現經奉 旨飭議復向開導該夷總稱
和約既定必須堅守未便遽行更易至渠等酌留兵
船不過數只既不侵犯百姓亦不阻攔商船均於善
後章程內議定不致滋生事端惟求代為奏明仍如
前約等語臣等查該夷既以堅守和約為詞若不允
所請轉恐藉口反覆其兵船如何漸次撤退應俟開
關後由地方官察看夷情相機妥辦其分年借給銀
兩臣等悉心籌畫所有癸卯年六月應給洋銀三百
萬員擬於廣東洋商欠款內先行儘數追交十二月
應給洋銀三百萬員擬於各海關稅銀內撥給倘有
不敷再於廣東福建藩運各庫均籌款借交至甲辰
乙巳丙年應給之項屆期各海口均已開關稅額議
有成數應俟通盤計算足否足以相抵再行籌辦至
新設五處馬頭尤非善後事宜可比必應妥為籌定
以期永久安堵容臣等將未盡各事宜悉心詳議務

期周妥另行具奏外理合恭摺具奏一廣東洋行商欠除議定三百萬員官爲補交外此後英國自投之行即非中國額設行商可比如有拖欠止可官爲着追不能官爲償還查此項業據該夷照覆嗣後通商利害均由自取若有欠項一由管事官呈明內地官着追萬不可再求官爲償還一和議既定示明無戰爭所有廣州福州廈門甯波上海五處止可貨船往來便兵船遊奕其五處之外沿海各口及直隸奉天山東天津臺灣諸處非獨兵船不便往來即貨船亦未便貿易均宜守定疆界以期永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俟五港開關則例頒行即由英國君主出示曉諭英民止准商船在五口貿易不准駛往各處至該國向有水師小船數隻往來各口稽查貿易亦當協同中國地方官阻止商船不准他往並請中國地方官嚴禁華民除議明五港外不准在他處與英商貿易一既經議和各省官兵應撤應留須聽從中國

斟酌其內地礮臺墩堡城池業經殘毀者均應次第
修整以復舊規實爲防緝洋盜起見並非創自今日
英國既相和好不必有所疑懼或行攔阻查此款業
據該夷照覆以上各事宜均應聽中國斟酌修整如
舊係屬正辦英國斷無攔阻之理益此次和好賴
中國誠信踐約英國亦當專心以信守爲務一隅廣
東福建及浙江等省距江甯較遠之處不知和好信
息見有英國兵船駛入江甯相攻擊均須原情罷戰不
得援藉爲口實致乖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附
國和好信息業經由火船速行曉示所有英國水陸
軍師自必與中國兵民互相交愛倘有攻擊之誤未
足爲仇惟求臣等速將議和情由飛行各省一體知
照免起紛爭更屬欣幸一和好之後付給本年所交
銀兩各兵船自應退出江甯京口即福建廣東浙江
等省停泊兵船亦須約定同時退出散遣歸國方堅
和好其定海之舟山厦門之古浪嶼議仍留英國兵暫

爲駐守但不便多駐兵船致中國百姓暗生疑懼與該二處通商之事轉多窒礙所有每處泊船若干只自應預爲申明以示限制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俟本年銀兩交清後所有兵船自應退出江甯京口等處其他省停泊船隻除舟山古浪嶼二處酌留兵船數隻管理貨船及香港仍須留兵駐守外其餘均可遣散歸國盡留兵於他國未免重費英國一意在省費必不多留兵船中國不必多慮致傷和好一舟山古浪嶼泊有兵船須令帶兵官約束兵丁不得侵奪民人致乖和好並聞古浪嶼所泊兵船曾有攔阻中國商船加收貨稅之事此時既經通商應令各兵船不得於中國商船再行攔阻抽稅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各處兵船本應嚴爲約束此時和議已定尤當彼此現愛所有攔阻商船即行飭放不得再行抽稅各情早經行文各處曉諭在案嗣後倘有不遵致有侵奪攔阻情弊即當嚴行訊究不致有乖和好

一英國商民旣在各口通商難保無與內地居民交涉獄訟之事亟應明定章程英商歸英國自理華民歸中國訊究俾免衅端他國夷商仍不得援以爲例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甚屬妥協可免爭端應卽遵照辦理一內地奸民犯法應行究辦若投入英國貨船兵船必須送出交官不可庇匿有違信誓致傷和好查此款業據該夷照覆內地犯法奸民若投入香港及英國貨船兵船卽行送出交官斷不庇匿其英國及屬國逃民逃兵若潛逃內地中國亦八月初十須送交英國近地理事官領回以致和好

日恭值

萬壽夷官仰祝

純嘏虔請代奏夷船以八月二十五日出江入海諸

帥設餞於正覺寺而去夷人歸後繪冊上議和圖牛鑑伊里布耆英咸齡江蘇按察使黃恩彤甯紹台道鹿澤長同知恭鈞壽夷官喋嗎喳馬理遜囉哳咀嘟𠯗唎嗌三人皆通漢語馬理遜與恩彤各坐一棹執筆立約餘皆坐於其後夷多立者不知何許人神情逼肖給事中董宗遠力陳款夷不便已無及矣奏云臣聞逆夷深入直犯江甯該大臣等以形勢萬分危迫奏懇允夷所請與彼聯和仰蒙皇上如天之仁重恤民命准大臣等便宜行事德至厚也恩重涯也而臣愚以爲果如所請則國威自此損矣國脈自此傷矣亂民自此生心矣邊釁自此多事矣值可取勝之機而忍辱偷安貽此四患該大臣等誠惧國之尤難逃史議者也謹爲皇上陳之該大臣等之言曰該逆自犯順以來屢經命將出師總未能挫其兇燄云云伊誰之咎乃敢以

此揚敵人之威乎逆夷攜兵三載兩軍對壘之處少望風逃竄之處多業既仰邀
聖鑒將爲倡之余步雲拏解進京執知將上等罔知警惕自吳淞失守之後福山圌山京口等由海入江之路或齎糧縱敵或棄地而逃逆夷直達江甯則深入重地料難兎脫該大臣等臨境倉皇曲成和議且爲危詞以悚
皇上有士氣不揚及鍾山逼近省城登高臨下一經轟擊勞必不支等語試思士氣不揚誰實使之乎總督兼制二省以迫近省會之鍾山並不能據守乎又云倘戰不勝即偷挖高堰伊誰之責防其偷挖豈遂無術乃苟且從事置國體於不問乎我
朝定鼎二百年來臣服遐於四海藐茲醜類祇以督兵者逡巡畏縮未竟其功設以
皇上知人之明別遣威望素著之大臣前往辦理數邑何難克復該大臣等見不及此許洋銀至二千餘萬之多是歲幣之輸也讓五處馬頭與處是割地請和也甚且請蓋
御寶

與之是猶欠債者之寫負約也是猶賣產者之立文契也不知該大臣等視　皇上爲何如主自視爲何國之臣方今全盛之勢以彊畏弱縱敵苟安忠義之士聞之誰不憤恨四海屬國聞之誰不輕中國乎臣謂國威自此損者此也該大臣等又云該夷討洋銀二千一百萬員內烟價若干商欠若干軍費若干不知鴉片有明禁該逆以犯法之物誘我華民已屬非是況燒烟之日曾以大黃茶葉相易並非白手取之何言索價且其價重千餘萬之多也至於商欠尤屬一面之詞軍費何得取償於敵該大臣等因該夷怒目而視遂不敢與之詰難試思此欵之出不外國帑民脂兩項以有限之財力供無厭之橫索中國能堪之乎且既給之後能保其安然無事乎設又增所請何以給之乎抑於是時始背盟議戰乎軍興三載以來用度浩繁上下交病加以征徭遷徙失業廢時如此數事民窮財盡殆不可支將何以裕國用厚民

生乎臣謂國脈自此傷者此也該大臣又曰該夷請爲被擄夷人及被誘之漢奸一體釋放夷務完竣後應釋俘囚以敦和好免協從以安反側似屬可行云云說以此爲覊縻之術則可耳若果行之天下尚知有國法乎擄夷姑置勿論試以被誘漢奸言之彼所犯者叛逆重罪逆夷所出踪蹟我中國者皆彼等爲之向導爲之內應中國之民恨不食其肉而寢其皮若概從寬宥則碁布星羅在在皆夷之巡邏昔猶服漢奸之罪名今公然防戍之敵卒即暫且無事而中國之人聞之謂薄責惧罷尙能受有司之罪彌天大罪覺家釋宥之條事之不平莫此爲甚恐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逆事皆勢之所必然者臣謂亂民自此生心者此也該大臣等又曰與其博征剿之名莫如收賞效若作權宜之計來息兵端眞掩耳盜鈴之說也該夷在廣時曾討烟價六百萬貝允退兵歸國矣乃口血未乾復肆猖獗今又如此陷江甯之人且

有分年交清之約則嗣後更得以索欠爲詞滋擾不已並開其與該大臣等一面議和一面登岸肆擾該大臣等不敢動問能保其日後無事乎該大臣又曰此後結以恩信撫馭有方彼既自護馬頭即有捍蔽海疆未必不轉爲我用此更夢囈之語也彼既占據險要則內地在其腹裡吞噬之勢已成如被盜之家已被掘載出戶彼方盤踞其側將圖大索乃轉以守門之責寄之雖三尺童子能信此語乎該大臣等將誰欺乎臣謂邊境自此多事若此也總之該大臣等視居官如傳舍但求目前苟安絕不爲國家久遠之計不知以現在之夷情度之即苟安亦未必能也該逆無厭之求實出情理之外亦聊以此相試矣豈敢期中國之必許我今既恐許之矣乃猶預不決恐墮術中久之而杳無聞見事必蹶然興起謂中國果無人也則將肆然無忌爲所欲爲而不堪設想者矣臣籍隸江甯眷屬俱在圍城中與守土各官違一身暫

寄官眷妻子輜重早經遷徙者不同雖蟻命至微豈不願苟存旦夕而必冒萬死以爲此奏者誠爲國家計久遠且逆知禍不旋踵不與和固死與和亦死置之死地而後生顧暫借江寗爲戰場與之決一戰即死猶有一生之望也按江寗東距京口西接和州南距太平北距天津雖京口業被占據而揚州實據京口上游爲由京師至江寗要道伏乞皇上簡任上將速發大兵任用王親大申撻伐並飛諭江蘇安徽江西各撫臣帶領精兵三路堵截四面合圍解省城目下之倒懸飭各屬已失之境土該逆捨海入江已屬法覺就窄況現交秋仲潮勢漸退船隻笨重最易淺擱既地利天時之交濟實摧枯拉朽之同時轉弱爲强在此一舉 昔吐蕃之騷擾於唐金人之爲患於宋皆議和誤之 皇上聰明智勇詎弗深悉其非至大臣等坐失事機專 鑑以不守江口被逮代權誤國國法具在無待臣言

以耆英奕山奕經文蔚皆得罪沿海失守城池道府以下及失事將弁皆予處分

恩免被夷地方錢糧

命伊里布至粵議開市事佛蘭西者西海故國與英國並居大西洋同港界接鄰近各爭強不相下連兵搆怨數十年近雖約和而各懷疑忌船至粵者英多而佛少上年十二月開英市被禁陰喜而陽慰之王恐其偶勝益驕則先受其睥睨遣兵目真時爾士思

利駕兵船一來泊尖沙嘴士思利入寓省館求見大吏偕所帶語華語之夷僧玉遮依里達二人爲通不受官通事防洩也奕山逐率當事同官出城西潘氏園見之夷目自陳其國王聞英夷違犯中國搆兵久恐其國商或波及受累令其來護因得便善爲解散英素悍自非禁以力不可而彼與英方新和驟若攻之無名願出與英酋講說俟其堅執不見允則曲在彼乃可藉以變兵語頗誠切奕山等諭以英自津門

轉粤日加猖獗

天威震怒今奉

命征剿未便遽聞款議蘚之夷目乃請自以巳意與

言無論其意見云何亦當入覆既去會噗咭唎方潛

回香港佛目與曙及矣而土思利偶緣他事爭於初

春馳赴吕宋留真時爾以二月再入會城呈遞說帖

仍以和解爲詞勸給英夷香港補其烟價三百萬奕

山疑佛目爲英居間將圖異日得與分地而居且爲

探內地虛實來也即拒絕之六月有奏英夷糾集天竺咈喃小呂宋等國同惡相濟鎮海定海所到夷船或稱來自天竺咈喃及呂宋　諭奕山查明解散奕山以英夷船皆來自本國或在西洋挪代人打仗之黑夷船在內均未可定天竺即印度其孟阿臘即英屬國諸國無咈喃名當係佛蘭西西尼晉攷悞佛蘭西無助逆　嘆咭唎又復事呂宋更貧弱不能助人詳爲覆奏

離粵而北佛目俟至六月終不得我寶耗乃自赴江仍將力任款事折其貪心得當以復我官吏較在粵便也迨聞吳淞口英船已入長江官上海者更莫測其來意不敢尊之入佛目不獲已隨易小舟溯江抵

金陵則所欵議先已大定馳奏且數日矣遂廢然與
英船同返粤英夷自以香港爲彼國奉給地遠在海
口諸國市舶所必經凡貨船至粤者欲抑使先就彼
報驗按船抽鈔而後入埔輸稅中國其至五口者亦
援香港爲例佛蘭西米利堅皆大憤訝謂彼此同在
天朝貿易我非爾屬誰甘受挾制於是各自遍書其
國以兵船至將與英爲難英酋自知理屈頓止前說
兩國使臣適至請入都密陳機宜當事不可而伊里

布爾卒於廣州將軍任耆英馳至粵皆二十三年事許諸國並如英夷例給以印冊條列事款各國乃喜躍而歸其冬嘆咭唎尚以歸師駐廈門鼓浪嶼候釋還俘囚孥以還遣其屬爾吠至臺灣領所釋疊戰獲禁之夷瑩傳見告以百餘人中前後病斃及正法尚存夷目九人合以就欵後同自舟山遭風爲臺官救起之夷目七多忍占與白夷二十五人盡付爾吠帶出七多忍占供係英小商船載白夷二十餘黑夷百數十同輪舟前月自舟山撤回廣東駛至臺灣洋面九月十六日

遭風因輪船上被火大夷官將伊船上黑夷盡數叫
去救護本船上白夷不諳行駛以致擊碎幸衆救起
祇求釋回是所救之遭
風夷亦從兵中來者　爾吠感激請瑩親臨其舟燃
六礮懸綵旗百以迎飲其太平酒而還矣（是日姚觀察察看其
船無兩檄貯水防礮擊事知
前供之出自咽利啶者誇也）噗嗎嗟至是始知俘夷
已戕懼爲諸夷笑密商於夷目札士必於是忽生異
議詐言臺灣被殺者皆遭風夷商（按姚觀察與曾卓如方伯望顏書云
大安之役承示以中丞所聞此亦不得已之苦心也
惟前據夷供噗嗎嗟給銀九萬及敘銀六千來臺購
買奸民實無五十萬之事姚縣丞私信尤爲不確且
上年經督與制府甄甫中丞兩次印示凡獲夷舟銀

貨悉與兵民充賞弗與達鎮會示破夷所得銀貨不
許官人索優是以民間利其所有樂破夷舟貨不能
有裨於軍需也據此是當時傳聞有獲夷舟五十萬
之說故商撥軍需然據夷酋僞示亦止云夷民舟船遭風
逃生上岸俱被擊禁彼總兵官凡心殲殺始終無失
去銀貨若干索賄之語其云執械相爭被擒尚不容
戕殺是明明知有抗拒我兵之事至云此等難人原
係水手小人隨營擒夫則又明云在夷營數內且欲
將鎮道家財入官亦英官分濟枉死家屬亦非謂以
其家財賠補失項也即英所自言已見偏詐安有交兵
時手執戰械相敵而尚不得誅之理乎又二十一年
十月親察復泉州沈守書云承惠書臺灣破獲夷四
大意令解至內地以廈門鼓浪嶼尚未收復欲示
德於府夷帥此事若出自英夷則可以百餘囚人易同
鼓浪無損兵威復可布德無善於此今夷初無此意
且大肆鴟張所至殘破勢銳志驕彼以廈門爲襲中

物據之以通浙粵咽喉安可以不甚愛惜之人遽棄其所算哉設使因人既得仍逗留不去將何以處之且內渡三口廈門已失泉之蚶江福之五虎皆有夷舟起解夷至百餘奸民必往告徒為所刼何能至福州待我之求耶事勢如此非敢方命也　二十二年五月復怡制軍書云臺灣前獲夷犯亦遵　旨分別留禁正法沈守兩次來書深以逆夷性好報復為言夷性畏強欺弱我擒其人久而不殺以為懼彼明示之弱也又以舟山廈門失守為報復之證試思夷初至舟山非有所仇上海又豈有仇乎夷之垂涎臺灣已久即不殺夷因彼亦可以破舟喪貲索償於我前所斬溺之夷無不可為報復之詞也殺之猶可以壯我士卒之氣兩軍對壘非我殺賊即賊殺我乃先有畏彼報復之見何以鼓勵士卒乎又七月復福州史守書云夷因除頭目外悉斬之臺人素怵於泉廈郊商之言頗懷畏懼及目覩夷臨斬時觳觫情形轉甚於

臺地強悍之逆犯士卒胆氣益壯而畏事者猶津津以報復爲疑之殊不知夷性畏强欺弱郎使大隊復來仍是垂涎之素志耳論者每謂甯波之失由裕督師之剥皮逞忿厦門之失由陳守倫之箭射夷酋非衷論也臺先後交鋒死及因不下千人喪貲甚鉅彼欲甘心於我豈待戮其人乎大戮夷囚議必紛紛大憲言及尚望代達鄙意云云在省中大吏見夷勢猶撅慮其報復欲以俘夷還之以解其怨亦權宜之所不廢即使解省中道爲夷船所奪亦事所常有然平心論之廣東浙江兩次選其夷俘彼來省因是稍生感激則闔以臺灣之俘還之亦未必能動其天良遽然拾去盖其所求者大聲言報怨皆虛作咽喝之長技耳當請爲正法正皆天同仇之時而鰓鰓逆料將來禍或歸已爲是以私害公血性男子不爲也扶同邀功之事必其私相交結於平日而後可瑩爲臺道例加按察司衘而文至必稱提督衘臺灣鎮傳諭某道道瑩

心已不能無私言及奏夷情引及嘉慶年得自松筠語洪阿即疑有道無鎮瑩請作松語洪阿但求事理暢明不妨彼此相易洪阿思之數日終用原奏上即此一事兩人已勉強相就以同事不能不和衷耳非交深莫逆不言而喻也誰肯遽張僞示以上年八月臨時起意爲此欺誑之事乎

其國嘣啢吥嗟民船遭風雞籠洋本年正月阿嘣船遭風淡水洋皆逃生被獲監禁總兵等貪功以攻犯奏請正法假使手執兵械奮勇相爭被擒尚萬不容殲殺是必請大臣奏明堅求將臺官正法家財交英分濟文責大帥於是大帥遂相繼以鎮道冒功請

旨
上命怡良赴臺查辦臺兵洶洶共約請行署訴洪阿
虐迭風波婉詞解散百姓有焚香跪請者迨委員堂
訊官勇隨有並未接仗之結怡良據以責備洪阿
自惴愛
恩深重今幸大局既定從此安人息事倘憤而怨爭
執所獲賊物為證則夷酋必嘵嘵不服大臣既不可
與對質夷船未返或別生事端所關甚巨事機如此

止宜引咎瑩先以夷在厦門上書制府請奏易鎮道
至是乃具詞請罪怡良據詞奏覆
上聖明令解京遂逮洪阿瑩下
詔獄怡良內渡奔告病還旗代者劉鴻翔盡取營縣
義首稟報原牘及所得夷船掠載浙閩營械浙撫營
員印文册咨送十二月鎮道見夷僞示錄奏自請撤
同查辦摺弁守風追回未及上鎮道
已自服罪瑩見鴻翔泉州謂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
逆逾兩月則撫議成事可免是亦持平之論正法雖
出
諭旨究屬與道光
請事與禁市小異大同

上深知二人功過所在供甫上旋出獄起用矣姚觀察奉

逮入都別劉中丞書云瑩與達鎮軍以擒斬夷俘爲夷酋請怨大帥相繼糾彈復有摭拾浮言爲夷之助者致 上震怒逮問入都既負 聖明特賞之恩更辜 憲臺知薦之德惶悚不可言也 呂游擊示知憲檄詰解以道府原案及所獲夷件均送大部即當赴省候文就道道不得面辭歉仄愈不能已在泉州時承明諭原奏未嘗非惟斬夷太急再適兩月則撫議成而事可免又謂鎮道此行爲辱甚矣大君子持論之允也願一得之愚尚有未白於左右者茲當遠違敢率盡其區區惟鑒督焉今局外浮言不察情事言臺灣鎮道冒功上干 天聽大冒功者必掩人之善以爲己美未有稱眾 眾善而謂之冒功者也雞籠其地距郡程十日大安猶近程亦五日皆在臺灣北境兩次擒夷鎮道均非身在行間惟據文武士民稟

報之詞耳自古軍中驗功皆憑俘馘旗幟鎧仗有則行賞故人人用命非如獄吏以摘姦發伏為能是以周師羅武史有漂杵之文項羽自刎漢有五侯之賞所謂兵貴虛聲究則得眾也雞籠之夷雖以銜樵大安之夷雖云擱淺然臺灣擐甲之士不懈於登陴好義之民咸奮於殺敵乘危取亂未失機宜夷船前後五犯臺洋草鳥匪船勾結於外逆匪巨盜乘機數亂於內卒得保守巖疆危而獲安未煩內地一兵一矢者皆賴文武士民之力也苟無以鼓舞而驅策之焉能致此哉況當時各路稟報皆稱接仗計誘所獻夾因敵械衣甲圖書既驗屬實復有綠營旗幟軍衣刀仗與浙江巡撫營官印文火藥道里數冊確係騷擾內地之兵船其時夷焰方張蹂躪數省荼毒我人民戕害我大將　朝廷屢有專征之命閫外曾無告捷之師　宵旰憂勤忠良切齒鄭中得破舟擒夷之報咸額　首稱慶謂海若效靈助我文武士民殲此醜

類亟當飛章入告上慰　　九重焦憤之懷且以張
我三軍挫夷銳氣在事文武方賞勞之不暇豈爲鎮
道不在行間功不出已遂貶損其辭哉鎮道原奏皆
旅衆報棄敘未言鎮道自爲即文武稟報亦末沒士
民所獲士民亦未有挫文武攘其功者怡督憲渡臺
逮問鎮道成算早定一府郡兵不服其勢洶洶鎮軍
懼變親自迦術慰諭乃散翼日衆兵猶人持香一炷
赴　　欽使行著莅怨全臺士民逮近奔赴僉呈爲
鎮道串理者甚衆皆未邀爽案讞叙之人也雖怡督
憲批不准行然皆已受其辭在案可稽則鎮道非有
冒功之心明矣雜從吏船到日三日後乃開發我兵
亦開發相持大安吏舟賞爲漁人所悞惘淺兵民困
以乘之當時隙辭初非贓造詎吏就撫後追恨臺灣
捻斬其人逼張僞示以爲中華之辱莫甚於此計遂
鎮道以快其私大帥相繼糾泰而臺灣冒功之獄成
矣在諸公劍鉅痛深以爲甫得休息深懼再啟兵戎

諜國之意夫豈有他正月二十五日怡愈渡臺二
十六日傳　旨逮問以所訪聞令鎮道具辭瑩與
鎮軍熟計夷人強梁反覆今一切已權宜區處膺怨
之辭非口舌所能折辯鎮道不去而夷或至必不能
聽其所為夷或別有邀求又頻　聖廑大局誠不
可不顧也且怨出夷人若以為誣夷必不肯服鎮道
天朝大臣不能與夷對質之辱　國諸文武即不以
為功豈可更使獲咎失忠義之心惟有鎮道引咎而
已益夷求撫以前道在揚威勵士既撫之後道在息
事安人鎮道受　恩深重事有乘逆無所逃罪理
則然也且上年十二月初三日鎮道見夷偽示當即
照錄具奏自請撤回查辦其招在口守風聞怡愈已
奉　旨渡臺乃追回曾鈔呈怡愈冊次繙摺猶存
今以罪去誠乃本懷此所以具辭請罪也至詮官民
結稱並未接仗計誘者臺灣地本孤危眾恃鎮道壯
其膽氣今鎮道獲咎委員復以危詞恫喝誰敢堅執

以自取戾而致怨於夷乎此又情事之昭然者矣鎮道入都亦必如前請罪以完夷案惟憲臺有知己之感區區微衷若隱匿而去非所以對大君子夫世俗紛紛皆由功名富貴之念重則君臣道義之念輕耳胸無俗見不特進退坦然苟利社稷即身家在所不計古有殺身成仁毀家紓難若彼何人哉怡督竊未諒志士立身各有其品節以爲及此尚形強橫叔深責之不能辨也居常言臺灣鎮道奏事乃國制也厥海文書往復不能剋期軍中朝夕百變若事事請命則貽悞多矣雖龍獲夷之奏如常發驛奏上硃諭嗣後夷事皆四百里奏報若獲勝仗即五百里大勝則六百里誠念切海外欲速知情事望捷音也聖廑若此何敢復爲輾轉耶

詔直隸江南總督籌善後條上禦外防內八議增設

通永一鎮駐蘆臺控山海關以西盡奉天山東爲京師左右輔以天津爲中門旅順成山爲外戸夷至天津止新兵六千守直沽助以義民始得安堵故也嘆唎哇計逐蘇鎮道後隨還香港至二十三年始盡率其來船回國

夷氛聞記卷之四終